

点亮梦想的一缕光

□苗君甫

如果生活以暖色打底，那亲情一定是最明亮的那抹温馨橙黄；如果人生有安然时光，那爱情一定是最温暖的那些闪光片段；如果奋斗是前进方向，那自己一定是最励志的那个拼搏模样。重读《云边有个小卖部》，我的心里一直涌动着一股暖流：我们的一生总会遇到光，悲伤和希望都是一束光，这束光会照亮黑暗，也会点亮梦想。

《云边有个小卖部》是作家张佳佳的一部很文艺的小说，以小镇青年刘十三的成长故事为主线，描述了与他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几个人物的人生故事：泼辣能干的外婆王莺莺、身患绝症的程霜、小镇孤儿球球、勇敢追求爱情的牛大田……一个个有血有肉、苦中带甜、甜中有泪的人物，构成了云边镇活色生香的生活，也促成了刘十三的一步步成长。

亲情是最温暖的底色。凡俗普通的刘十三，生于小镇、长于小镇，从小缺失父爱和母爱，和外婆王莺莺相依为命。刘十三向往诗和远方，想去大城市追寻梦想。他拼命做题、拼命学习、拼命读书，却只考了一所普通的学校；大学谈恋爱了，可女朋友却因为金钱和权势抛弃了他；大学毕业，在大城市闯荡，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奋斗的激情，但却四处碰壁、连连受挫。好不容易找了一份保险业务员的工作，四个月都没卖出去一单，顶头上司是抢走自己女朋友的情敌，处处为难他，让他难堪。

失魂落魄、认为“活着没意义”还不如“死了算了”的他，被七旬外婆用拖拉机“绑”回小镇。在小镇平静而又悠长的时光中，在外婆的饭香和亲情的疼爱中，刘十三慢慢得到疗愈。安静而温柔的小镇，温和而柔软，停留在时光背后的日子和小时候听过的故事一样，成为刘十三重振旗鼓的开始。

爱情是最亮眼的光芒。刘十三小学时，11岁的城里小姑娘程霜来小镇过暑假，顺便探亲。程霜从小重病缠身，被医院下过很多次病危通知单，待过的地方只有家和医院，在云边镇遇到刘十三，对方成了她生命中的那缕光。从童年时代的“打劫”开始，到20岁车站再相遇，再到刘十三低谷期陪伴在他身边，程霜三次离开医院，都是为了刘十三。爱情，让程霜满怀着希望，坚持活了20多年；爱情，让刘十三勇于克服困难，从一个不敢张嘴推销保险的业务员，成长为积极想办法、不断进步的青年。两个年轻人彼此陪伴和鼓励，也一起进步和成长。最好的爱情，一定是彼此愿意包容守候对方，一起在时光里慢慢成长，携手相伴走过的岁月里，彼此都成为更好的人。

奋斗是最励志的诠释。4个月没完成一单的刘十三在大城市备受挫折，为了完成“一年1001单”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到小镇的他拼尽全力，全面收集全镇居民资料，认真进行评估，从中挑出推销保险成功率比较高的客户，展开地毯式轰炸，虽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他都保持着热情。在他奋斗的过程中，经历了外婆的离世和程霜的离世，但他悲伤过后，好好吃饭、睡觉，努力活得越来越好，一笔笔努力卖保险，一字字认真写小说，“脚步不停，生活未完待续，一定跟得上”！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刘十三一样普普通通，可能不会刚好那么幸运地遇到“王子和公主幸福生活在在一起”的大团圆结局，也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地实现“考取清华北大，去大城市生活”的人生梦想，我们有的只是生活原本的样子，有欢乐、有痛苦、有离别、也有期待。看似烟气火气十足但也有遗憾的故乡画卷，却揭示了生活的本质：有悲伤就会有希望，有难过也会有欣喜，有失败也会有成功，有持续不断的努力，就有永不会消逝的一缕光。

凡俗普通如刘十三的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成自己的光，照亮自己的路，成为自己人生剧本的主角！

哲理小簿

庄稼“蹲苗”的启示

记得小时候在农村种地，秋后冬初，当地里的麦苗长成半拃高的时候，田野里一片翠绿，像是铺了一层绿地毯似的，长势非常喜人。但这时，农人们却要停止施肥、不急浇水，而是套上老牛，拉着碌碡，到麦田里镇土地、压麦苗。彼时不知是何用意，看着只觉得心疼。

夏季，收了小麦种上玉米，待玉米苗蹿到约一拃高时，也是停止浇水。农人只是进行中耕，疏松土地，除除田间的杂草。玉米苗呢？上有日晒，下有地烤，水分都“冒汗”了，用不了几日，便叶黄缕缕，耷拉下来，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真担心它会被滚烫的地面烤着了。

长大后才知道，这叫“蹲苗”，是一种传统的农作物

心香一瓣

□岳立新

原野在喊我

朝阳喷薄而出，我的思绪迎着冉冉朝阳，驻足在一面想象的高坡之上，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原野。

正是春天的雨后，干干净净的阳光里升腾着湿漉漉的雾气，空气里带着一股青草的气息。脚下的麦田泛着一层油绿的光，油菜地黄灿灿的一片让人心悸，绿得发亮的麦苗似乎浑身攒足了劲儿在拔节长高。坡边地埂的每一寸土地上都生长着青绿的草棵，谁也不甘落后地争相把叶片伸向阳光。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在阳光里兀自开放，每朵都开得那样舒展而富有活力。黄的迎春、红的桃花和白的梨花都挤在一堆儿开了，把这春天的原野装点得蓬蓬勃勃。

从江南一路走来的春风用它那把精心的剪刀，一夜之间便剪出了长的柳叶、圆的杨叶。有燕子和麻雀从山坡上空悠然翔过，洒下一串串欢乐的呢喃。斜漫下去的远处是河流，一江春水在春阳里闪着无数的眼波。河流对岸是远山，一片青黛的颜色一直退隐到视线的尽头。我望着望着便有些视线模糊，鼻腔有些发酸眼眶有些发潮，胸膛和身体仿佛被一种隐隐而来的气浪、情感和力量所冲击所推拥所激荡，内心升腾起一种想要倾吐想要呼喊想要创造的渴望。我有些不能自己。

四野很静。我能听见我的心潮。我被眼前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原野深深地感动了。面对春天的原野，我的心头满溢着激情。平时心灵间那许多阴郁、不快、消沉的灰沙一下子被冲激得没了踪影。

我感受到生活和人生的美好。那些在我的生活之路上，给我帮助扶持友爱的许许多多的同事朋友家人的面孔，一时间涌上心头，每一张面孔都是那样亲切、温热。我同时还真切地感受到我的工作和人生变得可爱而充实。我在内心一遍一遍地叮嘱自己：虽然我对这个世界提供不出什么杰出的贡献，但我应尽自身的努力来弘扬人类真善美的特质，像这原野上的每一棵小草努力用自身的一星绿色来点染这生机无限的大地一样；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干着一份普通的事，但我要更加勤勉于自己的事业，更加热爱我每一天的原野装点得蓬蓬勃勃。

朝阳下，大地一片光芒，万物受泽。我从想象的高坡上站起来，面对春天的原野做一次深呼吸，舒一舒腰，当我的双臂高高伸展的时候，我听到骨节在喀喀作响，浑身上下只觉着轻松愉悦。

唔，站在春天里，听见原野在喊我！

心灵微品

□姜少杰

等待蓬勃

姐姐家院里有块空地，姐姐将它种满蔬菜瓜果。墙根下背阴处有个小角落，前年，姐姐在那里撒下些苦菜种，却只盼来稀稀落落的苦菜苗。

去年北方雨水足，还未入伏，就已酣畅地下过几场透雨，一大片菜苗随之萌起，大片稚嫩的紫芽，都带着白色的根。姐姐正诧异间，紫芽长成紫叶。紫叶不断长大，叶面萌出绿色，菜芯处不断萌出新的紫叶，又渐渐变绿，长成匀整的长条状，叶边出现锯齿。紫梗的绿叶越来越多，密密匝匝，不仅铺满角落，还在整园蔬菜瓜果的间隙频频闪现。姐姐惊喜之余，认出它们正是生长在故乡河边的苦菜。

春风里，家乡松河边的堤坝上，苦菜喜悦地萌出三两片叶子，轻轻摇晃着身体。它听着风声、水声与孩子们的笑声，美美地晒着太阳。年少的姐姐一铲子将它挖起，带起松软的沙土。姐姐寻思着：它的根白白嫩嫩，不似普通的苦菜根那般粗糙苦涩，弟弟妹妹们应该吃得下它……

出嫁后，姐姐很少再见它。年过半百后，她开始思念它。前年，她赶集买了它的种子；去年，它在姐姐家院子里生根发芽。姐姐任由它们蓬勃生长，长到比年少时见到的它们更繁盛茁壮。姐姐不断分给我们品尝，又将多余的苦菜焯好，晒干后分给我们，说：“这种苦菜咱家乡特有，用它煮水喝，特别好。”

我曾从路边花圃里捡起三棵半僵的粉豆花苗，那是园丁在午时锄掉的。我将它们栽在两个花盆里，想起来时就浇点水。最终，它们并未长成花圃里花团锦簇的模样，花茎众多，叶子却寥落，还招了虫，只开了零星的花。次年春天，花盆里萌出一棵粉豆花苗，比花圃里的同伴们萌发得更早。咦，去年我明明已清除了枯萎的它们；去年的花朵分明都开在了花盆的外边；它们的种子分明很羸弱，怎么会萌发？是我曾随手将花圃里的“小地雷”扔进花盆的缘故？

花圃里的粉豆花已姹紫嫣红地盛开几个月了，花盆里的它终于零落地开出几朵羞涩的小花，散发出幽香。花开的夜晚，我的心底涌起热浪——怪不得有人叫它少女花！看，它多执着，又多努力啊！

前年深秋，我扒开泥土，准备将一截多肉植物的枝条移进花盆，意外抠出个蒜型的球根，足有四厘米高。咦，这是粉豆花的根？怪不得它能发芽。我确定它还将继续发芽、长枝、开花，就把多肉枝插在花盆的边缘。

去年春天，多肉旁边果然萌出新芽，却是棵辣椒苗。有几次它看起来已经枯萎，我倒上点洗菜水，它又很快挺立葱绿起来，不久后长出三四只红的绿的“灯笼”。“灯笼”慢慢长大，辣椒枝被它们压得直不起腰，我索性将枝干扶到栏杆上。

进入五月后，我将红辣椒摘下，把开满小白花的辣椒连根拔出，等待粉豆花的破土而出。

三叶草很快从多肉旁欢快地长出来，我草草地拔了拔。一棵苦苣菜长出来，越长越大。茂盛的苦苣菜与多肉、三叶草占据了花盆的大部分地盘，苦苣菜甚至开出了第一朵一大朵蒲公英状的白球花，粉豆花苗始终不见踪影。但我却莫名地相信，它总会再次发芽的。

我刚参加工作时，单位里有两位老同事：李老师与王老师。李老师担任班主任，工作认真负责，十分正派和蔼。我喜欢李老师，也羡慕李老师：她有位博士毕业后直接留在英国工作的好儿子。

我也喜欢王老师，她白净面庞上的两个大酒窝总像盛着幸福的美酒一般，又像储满甜美的花蜜。她向我倾诉烦恼：儿子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对象。她委托我费费心，帮帮她儿子。当我试图帮忙时，同事姐提醒我：你别费那个劲了！前段时间我帮她儿子介绍了一个老师，人家各方面条件挺好，还看中她儿子了，她儿子却不干，就是不想找。

后来，王老师每回到单位来，都要向我们诉说忧虑：“看，人家李老师早抱上大孙子了，她儿子比俺儿还小……”

时光无言，悄悄溜走。有一天，年过古稀的李老师告诉我：儿子已回国，他留在省城工作，一年回不了几次家。近年老伴儿几次犯病都是女儿独自照顾。

几年前，我外出办公时，意外发现了王老师与她儿子。王老师安详地坐在一个宽大的轮椅上，衣着整洁美观。她慈祥的面庞上挂着淡淡的笑，两个深深的大酒窝依然好看，三十多年的岁月竟没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一位中年男子仔细地推着轮椅，十分在意她的感受，频频询问她是否感受到颠簸。

交谈得知，王老师已年过九旬，她与丈夫晚年时很依赖儿子——他没有小家庭的羁绊，能把所有时间与精力都用在陪伴与照顾父母上。他常年与父母住在一起，为他们洗衣、做饭、拿药……

“怕老妈在家里孤单，趁着今天天儿好，推她出来晒晒太阳。她平常在家能自己走动。”他笑着对我说，慢慢推车离开。她家距此地足有三公里。

今日王老师仍健在。我羡慕她有老来福——从前看起来不太好的事最终变成了好事。在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爱心要足，信心要多，要学会顺其自然，耐心等待。

世上每一个生命，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努力，终生追寻着自己生命的蓬勃。作为旁观者，我们要助力他(它)们，并且要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等待适合他(它)们的时机到来，等待绿意渐起，葱茏再现，等待平凡生命的葳蕤蓬勃！

长起来，根儿深，杆儿壮，敦敦实实，抵挡风雨。

由庄稼的蹲苗，我联想到年轻人的成长。一个人的成长成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那些改变国家命运的伟人，取得成功的企业家、实业家等等，哪个不是吃尽千辛万苦，经历过百般磨难后才成功的。这里面有痛苦，有委屈，有失落，甚至有流血牺牲，但他们都有共同的意志品质，就是坚持、坚韧和义无反顾的追求。不这样，人就不能成器，事业也不会成功。

前几年，我们单位曾招考了一名研究生，是学建筑工程管理的。入职后，单位安排他下工地，他认为单位不尊重人才，让他下工地是大材小用，不到两个月就辞职另谋高就了。单位浪费了一个招工名额，他自己也对单位颇有怨言，对前途感到渺茫。我不好预测他以后能否成才，能否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或业界的翘楚，但一个工程管理人员，怕吃苦，不去工地掌握情况，不去熟悉工程建设的每一个环节，不去现场解决工程建设遇到的问题，怎么能够得到实践的锻炼，单位怎能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去做，他怎么去担当大任？

庄稼需要蹲苗，人也需要“蹲苗”。“人须在事上磨”，这是人生隽永悠长的哲理性总结。

立春后的胶东，破冰解冻，大地酥软，漫山遍野，万象竞荣。

老家五龙河畔的房前、屋后，山坡、田边及路旁、河边，各种植物竞相破土而出，各自绽开笑脸；荠菜也不甘落后地勃发着生机，带着她独特的芳香，肆意漫溢置身于春天的乡村野地。

正月十八上午，我和几位好友相约，抛却了市区的繁华，离开久居喧嚣的都市，各自带好塑料袋，备好小铲、小锹，坐着公交车，来到莱阳郊区照旺庄梨园剥荠菜。

过去在老家，无论是冬天还是春天，荠菜都是人们念念不忘的美味。每年开春，我都要到郊区剥几次荠菜，一来沐浴春光踏青，二来解馋过过瘾。

刚下公交车，就见道路的两旁荠菜绿茵茵的，很诱人。我迫不及待地蹲身开剥。

身后的同学突然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往里走走，咱莱阳梨园可名不虚传，这里土地肥沃，沙质松软，荠菜长得非常茂盛，纯天然无污染，好货有的是。”

顺着同学指引的方向，越过几棵饱经沧桑的老梨树，只见畦沟、堰旁，葳蕤的荠菜沐浴着春风春阳，长得更加肥嫩，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低头闻闻锯齿状的绿叶子，一股清香扑鼻而来。忽然吹来一阵轻风，只见荠菜在风中摇曳不止，就好像在冲着我们点头呢。

手掐几根嫩叶，放在嘴里嚼一嚼，嫩嫩的，芬芳馥郁，沁人心脾。

荠菜很多，不需要挪窝，一两袋烟的工夫，我们便收获得盆满钵满，喜悦的心情自不待言。

荠菜包饺子是我的挚爱，也是我的拿手活。

开春荠菜基本没有什么老叶，回家后略微一择，洗净后用开水焯一下，把草酸、土腥味去掉，然后切碎，用纱网挤出水分，再与肉泥、葱姜、味极鲜、花生油、香油、搅拌均匀，待和好面醒好再擀皮包饺子。

荠菜饺子出锅后，清香弥漫屋顶，令人味蕾大发。我喜欢饺子就蒜泥蘸醋，越辣越酸很有食欲。把刚出锅的饺子放在碗里蘸一下再送到嘴里，大蒜的辣、陈醋的酸、荠菜的鲜交织在一起，那个爽就别提了。

剩下的荠菜，可用塑料袋密封后放在冰箱里冷冻储存，啥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解冻，包包子、炸荠菜丸子，或者点荠菜虾酱炒鸡蛋、荠菜小豆腐等，都是不错的美食。

记得上世纪70年代，在丁字湾老家时，每到开春的时候，母亲就到麦畦里剥一篓子荠菜，浸洗干净后切碎，锅里添水，将荠菜末倒进锅里，然后撒上半瓢豆瓣，搅拌均匀，加上适量葱花、盐、味精，开锅后三五分钟出锅，一锅鲜美的豆粕荠菜渣就做好了。每人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白绿相间、味美鲜嫩的豆粕荠菜，就着放了浆的黄瓢地瓜，吃了这碗想那碗，看在碗里想锅里，兄弟姊妹吃得肚子鼓鼓圆。

在生活困难的年代，荠菜为我们的困难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也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据现代科学分析，荠菜不仅味美可口，而且营养丰富，还有药用价值很高，越来越受到食客们的喜爱。现在，一些头脑精明的人，围绕市场转思路，开始大力种植荠菜，一年四季市场都有卖的，最贵十元一斤，临近年关有时还能卖到二十元一斤。

不过，野生荠菜的生长期很短，过了农历三月就会出星星点点的小白花，也就老得不能食用了，因此就有了“到了三月三，荠菜当灵丹”的说法。

春天的荠菜十分美味，让人留恋，就像留恋春天一样。

征稿启事

本版征集优秀散文、书评。要求角度新颖、笔触独特、贴近当代读者审美和品位。

本报已采用银行转账方式发放稿费，作者投稿时请在文后附注本人银行开户行名称及账号信息。

投稿邮箱：ytrbzkb@126.com

